

吴霜著

南姐 北妹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吴 霜 著

南姐
北妹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姐北妹/吴霜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9
(她视界)

ISBN 978 -7 -5326 -3526 -9

I. ①南...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4994 号

策划统筹 蒋惠雍
责任编辑 蒋惠雍 王 磊
绘 画 徐亦君
整体设计 陈 楠

南姐北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25 插页 9 字数 211 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7 -5326 -3526 -9/I · 148

定价: 3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走自己的线条

有一件事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出一本书一定要有一个“序”？

许多著作者在出书的时候花很多脑筋去找谁来写这个“序”。找一般人显然不行，读者一翻开首页，看见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写了一篇序，也许直接就看后面的内容去了，抓不住他们的眼球。找一个名人写会比较好，一来保证文字的水平，二来提高著作者自己的层次。但是找哪个名人好呢？找个自己熟悉的、好说话儿的，当然更要是赞美著作者本人的，这样的序文，拿出去漂亮，有里有面，理想的结果。

你也不想想，这会增加了多少的麻烦。找人家写序，要登门拜访，要送上全部的稿子让人家通读，或许要请人家吃饭，更可能要送礼，因为请人家写序要花费人家的时间，如果人家不太认识你，还要与你沟通结识，还要交流，这实在是一件程序繁复的工作。许多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费尽心思。当年我曾看到不少这样的著作者找到我的父亲要求他帮忙写序，看到父亲经常会把他们的稿子放在眼前，极其不情愿地叹一口气，囫囵吞枣地大致读一读，然后尽量认真地写一篇序。

想想真替我老爸累心。

所以我还是自己写一篇得了。我可不想让人家那么别别扭扭地敷衍我。

我是个挺懒惰的人,在这点上,我不像我那勤奋至极的妈妈。我妈妈当年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继续她的演艺事业,而整天奋笔疾书,完成了一个演员到作家的角色转换。晚年的她最常做的是清早起来就坐在她的书桌前写作。所以她有超过二十本的回忆录问世。我总是想,像我妈妈那样的人应该是百年不遇的吧。

对于我这个女儿,我妈妈曾经是抱着极其殷切的期望的。那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恳切最强烈的一种期望,期望自己的儿女超过自己。想想,世间有什么事物是能超越这种爱的?

但是超过妈妈,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这一点,可能只有我妈妈自己没有想过。其实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像妈妈那样去唱她的戏剧,没有去剧团变成一个接她的班的演员。一辈子连喘带爬地去追赶一代宗师的妈妈所达到过的高度,那还不把女儿给折腾死?幸亏,阴错阳差的原因使我离开了她的视线,完全自由地去走我自己的路。在我妈妈来说,也许有些无奈,但是我由此走出了自己的线条。

当人们问我是不是可以像我妈妈那样去唱戏的时候,我回答他们,当然。那只有属于新凤霞的女儿才有的和妈妈一样的声线印证了只有女儿能够唱得和妈妈一样漂亮,但我却没有单地去唱那些唱段,而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因为我继承了妈妈的头脑,我走出了中国戏曲演员相对狭窄的圈子,目光环视,去演唱全世界的歌。

我像父母一样地写书,像爸爸一样地去和出版商打交道。因为我喜欢唱的同时,也喜欢写。看,自由有多好!

这是我的第四本书,我对她很期待。虽然我不像妈妈那样每天都会早起伏案疾书,但是我会像爸爸一样不在乎周围有多么的纷乱和搅扰,在嘈杂的环境里我依旧可以淡定自若地写作。

很小的时候,我就犹疑过,我是会像妈妈那样在台上风光无限呢,还是像爸爸那样满腹经纶地写作呢?我无法确定,因为我爱他们两人,那是个困难的决定。

后来,我想通了。这是个自由的世界,我做我自己的主人。我

可以唱,也可以写。

我自己的路线很独特,也很美妙。

我写这篇序,想要告诉大家,我有一条自己的路线,走在这条路上,我很开心!

吴霜

2011年9月

目 录

- 品人鉴世/1
- 儿子是个小绅士/3
- 和谢伯伯有缘/7
- 一个父亲的烦恼/10
- 传世的朋友/13
- 亦师亦友郭淑珍/16
- 应天齐的徽州情缘/29
- 奇才奇艺英若诚/33
- 怒放的生命/42
- 错位的感情/50
- 另类自己/58
- 凤荣妈妈/65
- 音容宛在的婉芬阿姨/73
- 奇人建东/83
- 善拣乐子的忠仁/94
- 神交老舍/102
- 拾风怡韵/105
- 我的车,还有尼尔森/107
- 为母亲而写/119
- 南姐北妹/140
- 美丽的京剧/148
- 快乐常州人/152
- 女妆男旦/155
- 哦!京剧是这样唱出来的/158

感绪臻情 / 161

我的舞台 / 163

欲望的代价 / 169

“强过头”的女人 / 176

母亲飞天 / 183

世纪真情 / 186

读父亲的日记 / 194

内心的隐秘 / 197

蓝调生命 / 200

不敢开车 / 203

梦中庙会 / 207

方向的困惑 / 210

乌鸦和人一样快乐 / 213

网球啊! / 216

纠结的生命 / 219

杂陈琐谈 / 227

红楼乱梦 / 229

语文教材这回事 /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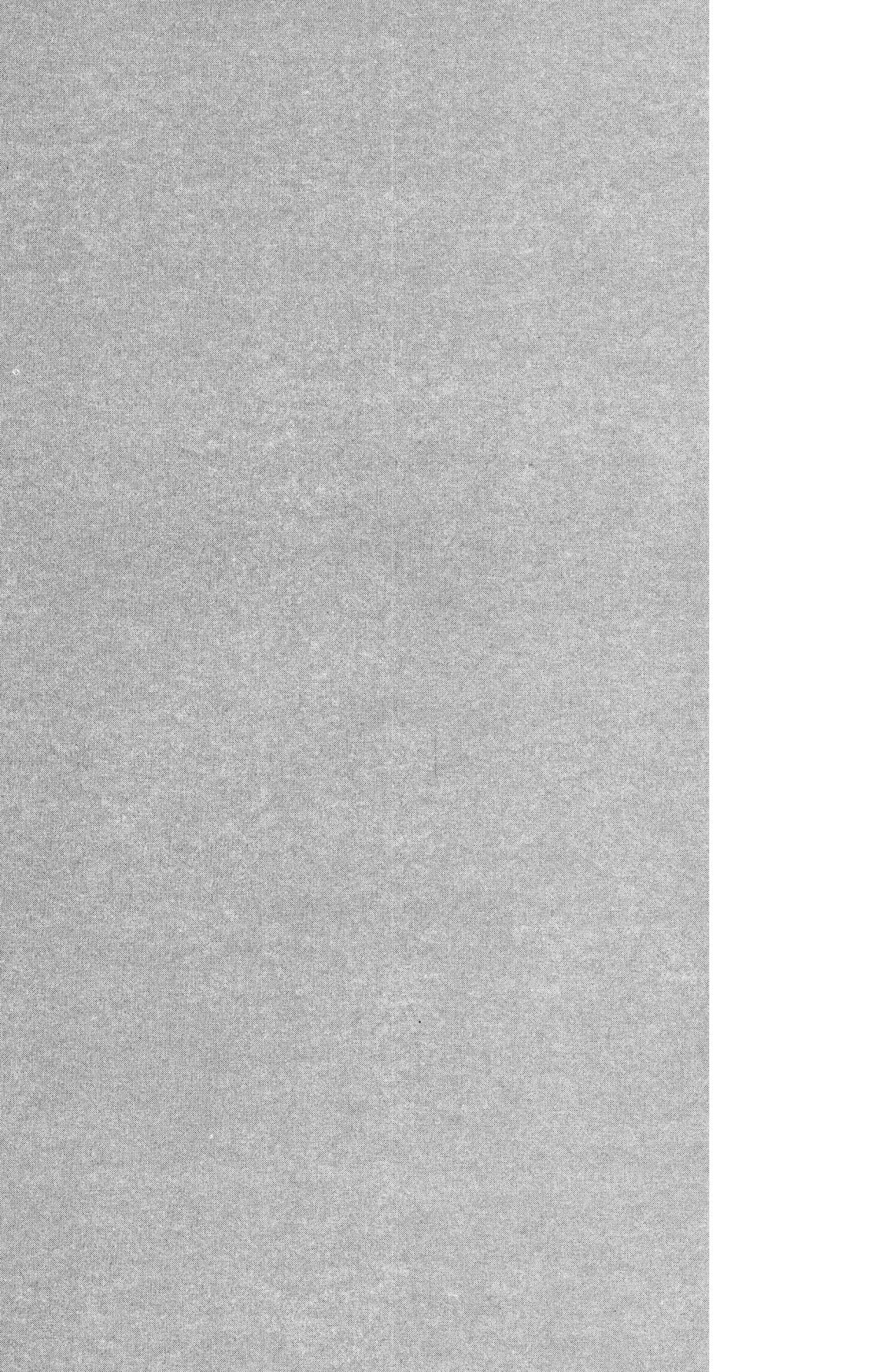
当裸捐出现在中国 /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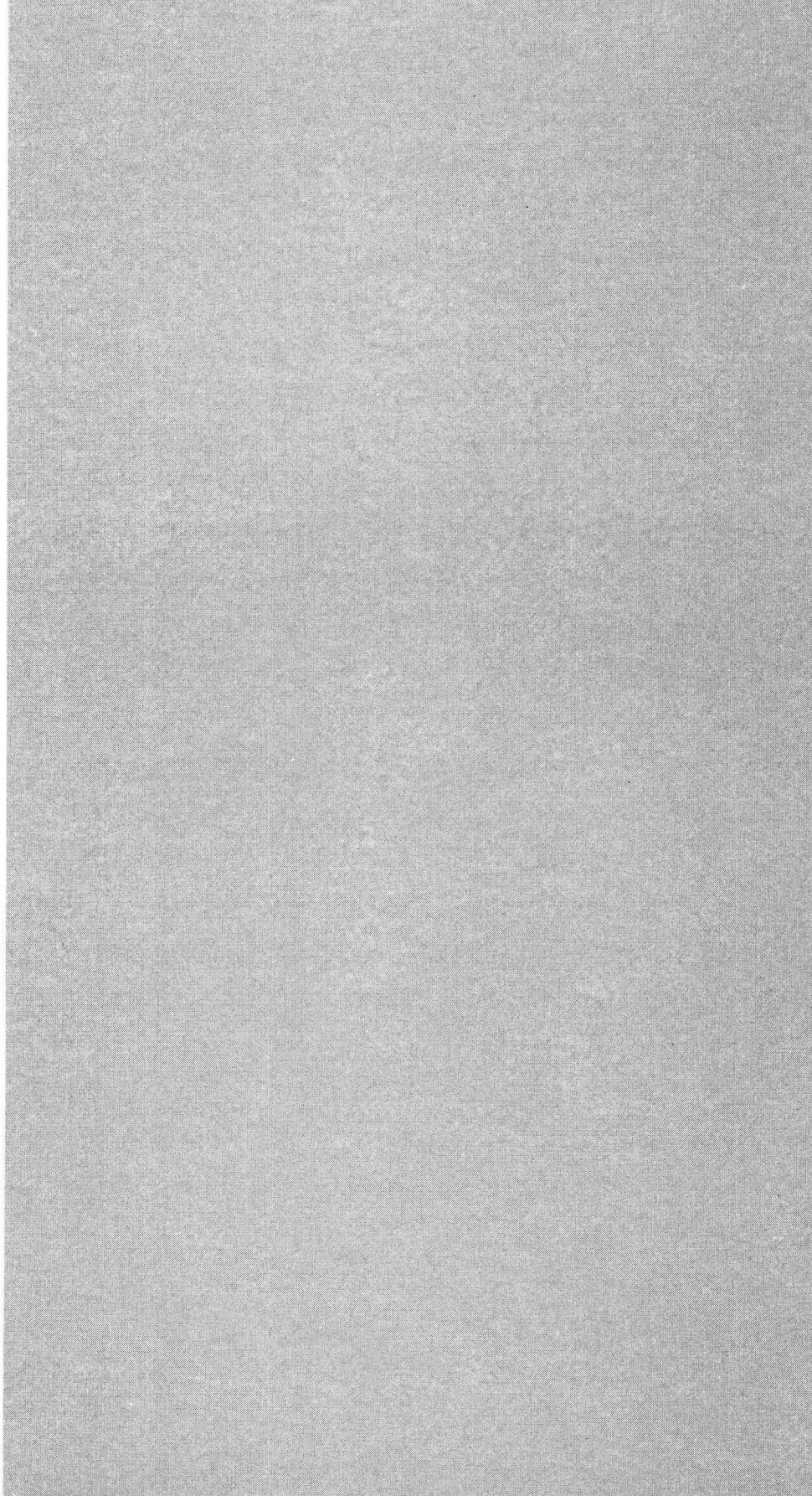
扛一把精神“扫帚” / 239

深陷恐惧 / 242

过街桥上 / 245

老赵,给我们碗蜜饯尝尝 / 248





儿子是个小绅士

四年前,还在高中的儿子离开我去美国读书。四年后,上了大二的儿子回到北京度暑假。我的宝贝,如我所愿地变成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小绅士。这使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儿子回京前在美国家里给我电话时说“不用车接,我自己回家”。这让我有些无措,但是儿子的口气很确定,声音里有那种大男孩的自主和不容协商。我便不说什么了。到他回家的那天,就安心在家等待。

飞机是晚七点多到首都机场,我给机场服务热线打电话问这一班飞机的到京时间是否有变,答案是准点到达。可到晚上十一点了,儿子还没到家。他身上没有国内的手机,我联系不上他,我觉得有汗水浸背。这小子跑到哪儿去啦?!

至晚十一点一刻,门铃响起。背着双肩背挎包,手拉一只深色大提箱,剃了小光头、中等个头、宽肩长腿的凯澜、我的儿子出现在门前。“妈妈!我到啦!”原来,他坐了机场大巴,下车后离家还有大约几站地,六月中燥热天气,他背包拉箱,走回来的!“我的天,你不知道叫个出租吗?”“咳!叫什么出租?几年没回来了,北京大街上走走挺好的。”

儿子和以前明显不同。四年前,他的一切几乎是我来打点安排,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依赖爸爸妈妈,和当今的孩子没有两样。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心有危机感：一切都像精美包装盒里的积木，一块一块严丝合缝摆在那里，只需两块一加一合一扣，就能搭出漂亮的房子，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那时，儿子也问我：“你老说让我出国，你怎么还不办呢？”儿子想到远大的天空去飞，正是时候！于是，很快，手续办妥，十七岁的凯澜提着我为他整理的鼓鼓的箱子远赴他乡了。

四年中，一直想着是否要他回来度假、探亲，因为我和每一个母亲一样想儿子。但是最终，一次都没有回来。因为我想起当年的自己，一下子扎在海里足足遨游了好几年，直到语言真正过关，直到对西方思维、生活规律有深入了解后才回家乡。我又看到有些出国的孩子每年两次度假回国，外语依旧不通，对不同文化没有丝毫感觉就又返回故地，和不出国没有两样。便和儿子爸爸商量，让凯澜全身心投入美国生活。至少三年不要回来！

这其中，儿子经历过不适的过程。他在那里上高中最后一年，因语言不好，历史课被老师下过通牒：如果考不过会难以毕业；十七岁的他考车本，连续三次才过关；入大学前的考试，也因为“基本功”不够第一次考不过，急得我打越洋电话请和他住在一起读研究生的表姐盯着他复习。幸好，他一项项都闯过去了。

回家的第二天，我发现儿子比我起得早。哦，对了，有时差嘛。正想着，儿子进门了，手里拿着一个放了油条的纸袋，他出去吃早点，记得给妈妈带回来一份。哇！我有点受宠若惊了。这在从前，怎么可能呢？

和他一起走在街上，看着街道周边的脏乱差，他皱着眉头问我：“怎么就没人管呢？”吃过的雪糕纸，他四处寻找垃圾桶，发现远远的有一个，快步跑过去扔掉。我们在有名的雅宝路一家很大的皮鞋店闲逛，端着一碗炸酱面的浓妆艳抹的女老板口气直白地向我们下逐客令，我问为什么，她说这里不卖零售，只做批发。我的好斗劲儿上来了：“你这里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是顾客，你没有理由轰走客人！”惹得女老板喷着唾沫星和我理论。儿子显然不能忍受这样的

场合，拉着我向外走，一边和人家说着：“没事没事！我们走了。”我随着他出来，一边说：“你不用拦着我，是他们不懂服务！”儿子说：“哎呀，行了。公共场所这样大声喧哗，你以为很有光彩吗？”他教训我，像老师对学生。

我的朋友小崔听说凯澜回来，诚心要给我们做东道。为的是听听凯澜介绍一下美国读书的心得，因为她的女儿不久也想去读大学。凯澜端庄从容的态度和举止让小崔大为折服，更不用说他侃侃而谈的口才能力了。我心里也纳闷，原来的凯澜并不很善言谈的，什么时候变成演说家了？回家问他，他说最喜欢美国学校的演讲课，让他得到了极大锻炼并收获了自信。

游泳池里，我还感到了儿子过去缺乏的自我约束能力。下水前我提出了要求：要游800米以上。第一次，久疏水阵的儿子刚游了300米就上岸了。第二次，他自己加量，800、1000、1200、1500……再以后，他自己把游泳卡带在身边，一有空就去游。每次不游到预定目标绝不会上岸。

更不要说九十三岁的奶奶在养老院里从发病到去世了。凯澜并不是奶奶带大的，从小时起他见奶奶的次数就有限。而如今独生子女对亲情的冷漠、对责任的轻视是一种社会现象已成不争的事实。凯澜也一样。每每他说：“这与我有关么？”“你说的什么呀？好没意思”……这时候，我的无奈与担忧是深重的。但是一别四年，他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主动去养老院看奶奶，老太太高兴地见人就说：“这是我孙子！”不到一个月，奶奶就患病住院，凯澜约了孙辈们一起去医院看望弥留中的奶奶不止一次。奶奶离世，他为了去八宝山公墓参加葬礼，特地准备黑色衣服，找了半天。我说就穿你平日那件背心就行。他跟我发脾气：“那上面有个鬼脸的图案，你不懂，别人懂！”我诺诺，由他。奶奶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的。

儿子和我商量：“妈妈，我英文过关了，想这学期多修学分，你学费能多汇给我一些么？我还是去打工，你放心，我不是乱花钱的人。”这点是凯澜最大的优点，他的理财能力一直很强，所以才学了

金融专业。只是去美国以后,他打工、上课、修车养车,一切自理,使他的这些能力得到了极大锻炼。

两个月后,凯澜又提着他的箱子登机赴美。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感悟: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离别是应当的;为了一种丰硕的收获,放手是必须的。

和谢伯伯有缘

谢子衡，一代名医，家学渊源，为无数名人、政要医过病；不单是医生，还是山水画家，作品有价；社会活动家，上一辈以至再上一辈的许多知名人物都与他交往甚笃；另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摄影家，年轻时摄影作品获过奖，上过名品杂志。我得称呼谢子衡先生伯伯。他比我爸爸大一岁，而我爸爸在 2003 年已经去世，如果他活着，今年该是九十二岁。谢伯伯如今已九十有三，依然神采奕奕，活得生意盎然。

我和谢伯伯结缘，据说得从襁褓时期算起。

那时候，谢伯伯经常到我们位于北京东城处于王府井后身的一条称为马家庙胡同的家里来，更确切地说他是我妈妈的保健医生。那时候的谢伯伯，年约四十，高且瘦，面容清癯窄长，直鼻宽肩，有一种中医特有的内敛感，很神气。

我爸爸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他和谢伯伯年岁相当，又都是出身于旧时大家庭的书香子弟，所以他们成了除医病关系之外的好友是很自然的事。因了这层关系，谢伯伯便不仅是我妈妈的保健医生了，他还是上至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爸爸，下至我两个哥哥、一个常住我家的表姐，甚至于一两岁的我的保健医生。据说那时候，只要我身体有小小的风吹草动，妈妈就会请来谢伯伯为我开药。

谢子衡伯伯，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我们家的朋友而不是医生。

从父母的年轻时代起，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两家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平静时期是这样，非常时期更如此。应该说，患难见真情这句话一定是经历过风雨考验的友情才能被冠以这样的总结。“文革”当中，我妈妈患高血压，谢伯伯经常为她诊脉开药，有时候为她开几天假期。在那个长达十年的黯淡时期，与一个“反动艺术权威”甚至他的整个家庭长期保持着友谊，那是怎样的一种坚持，又是如何的可贵啊。

最不能忘记的是谢伯伯讲过的与另一位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的最后交往，那是很令人震撼的记忆。除我妈妈以外，小白玉霜也是他的一位十分熟悉的朋友，且因为小白玉霜的身体一直不很好，与谢伯伯的交往就更多。他说当年小白玉霜服安眠药自杀前两天，还去过他家里一次。那可是“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小白玉霜因为当时的处境所致，心情不好。那一次去他家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聊聊天，其实就是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情，不过那次的谈话并没有让谢伯伯一家人觉得小白玉霜有什么反常之处，她依然是侃侃而谈甚至是谈笑风生的。然而只过了一周，这位评剧白派艺术的正宗传人便香消玉殒、魂上九霄了。谢伯伯一直想不通，无数次说过：我没看出来她要走呀，要是早知道，我开导开导她，也许她不至于就这么轻易地死……唉！

世事无常，当生命中某种巨大的灾难来临，有些人会宁死不屈，以命相抵，像小白玉霜；有些人会忍辱坚持，在渴望中求生，像我妈妈；更有些人会冷眼看世界，以平淡之心笑傲一生，像谢伯伯，因为他至今活得很开心。

好像是前年了，谢伯伯九十高龄，忽然发病，高烧不退，肝区疼痛不已，查之为肝囊肿，入院治疗。要是别人，必然是大祸临头，草木皆兵。你想，九十岁的人了，多日高烧，该是多么恐怖的事？我去医院看他，还给他带去一盆绿莹莹、有着十多个花苞的水仙。他老人家带着烧，依然是个笑模样，坐在床上和我聊上了。人更是瘦成个长竹竿似的，十个手指就像两只鹰爪。唯有一双眼睛，虽然因高

烧而泛着血丝,但却依然有神,还滔滔不绝地开着他的谢氏玩笑,问我什么时候请他吃饭?并且又说起当初我一两岁的时候他到我家,看到我的五六岁的二哥推着站在小竹车里的我满大街疯跑的往事。本来我还想着去病房后应该怎样选择正确谨慎的字眼向他问候,以及劝他安心养病不要悲观之类的空言泛语,一见他是这种状况,那些虚假之词便都付予东洋大海喂小鱼去了。

果然,没过多少天,谢伯伯健康出院,步履如初。他开着玩笑,说自己已是弱不禁风犹如一根蒲公英,来一阵小风,他就能随风飘荡到处留情去了。

谢子衡伯伯是我们家父辈的老朋友,在我眼里,他就像是一块古老金贵的檀香木,有着深厚的油黄色,散发着丝丝入扣的深沉的香气,沁人心脾,润泽四方。

听说人类寿命最高能达到 120 岁了,我们身边若有一位如此高寿者,那肯定是谢伯伯无疑了!